

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相继走进直播间,热闹过后,一切又回到日常——

继续去酿文学的“好酒”

一个男人的山歌

——姜守柏《行于山野》读后

姜守柏

姜守柏先生的散文集《行于山野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)在案头摆了很久,读后一直想说点什么,却总找不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。王跃文在序言中说,他所有的文字皆朴拙清新,素心真情,都是清水漂过的样子。诚哉斯言。但我总觉得应该还有更贴切的表达。直到有一天听到刀郎的《山歌寥哉》,他苍凉深沉地唱道:“九州山歌何寥哉,一呼九野声慷慨。犹记世人多悲苦,清早出门暮不归。”似乎一下找到了那种感觉——这本集子,就是一个男人的山歌。

读守柏兄的书,在那清水漂过的文字背后,能读出不经意间飘过的沉郁与悲悯,特别是在“故园漫游”章节中,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守柏生于草野,后来又长期驻于山野,他曾在湖南最大的水电站工作6年,又在央企建设单位担任大小领导干部20多年,足迹遍布三湘四水乃至全国各地。在建筑市场的红尘中,中文专业出身的他一直不曾放弃年轻时的文学梦,职业的背景使得他的文字有了一层别样的底色。你看他的篇章多数伴着公务的痕迹,是在工作之余留下的山水游记,虽少了那种纯粹的状态与风景,却有别于一般的行客游客的走马观花,不同于行吟文青的触景生情,而是体现出一种生活源泉之厚、人生感悟之深。他在山野观星,让人读出天人和谐之大美;他在名胜之地神交古人,让人不禁长怀“念天地之悠悠”。无论是印象石边遥念陶潜,还是永州之野奢怀柳宗元,莫不如此。一次在工地江边小舟上与友人擦肩错过,亦录得小诗一首:“野渡问舟子,言已驾舟去,只在此江中,风波最深处。”是不是很有“松下问童子”或“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意境?

在他神交的古人中,最多出现的是徐霞客的身影,在茶陵有,在九疑山有,在《进藏笔记》开篇便是《出发,追随徐霞客的足迹》……苍山洱海,霞客犹在,仿佛徐霞客就是他的导游。千古诗文侠客客,他却似乎有一个“霞客梦”。如果说游记文字有穷游、乐游、闲游等等种类,《行于山野》便堪称壮游——不知守柏兄以为然否?

红马是一种生命状态

——散评浓玛诗集《红马》

苗勇

如肆意欢跃的野马,似深爱独行的恋人,如浅酌轻啖喃喃细雨的柔软女子,又像讲述着人生至理的哲人……当我翻开浓玛诗集《红马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)时,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别样情愫久久萦绕,心头总是闪过一匹跃动的红马,久久挥之不去。作者将所有的寄托都献给了红马,形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寓意与镜像,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。

诗歌之美,美在遐想。《红马》之美,美在空灵。我以为,好的诗歌应该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,如美酒般余味悠长,甘醇留香,触动内心,引起共鸣和思考。诗人以“红马”为意象,文字空灵,句式灵活,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句,颇有随意任性的味道。但这样的诗句,让人感受到诗歌的美感和节奏感。这样的句子诗集中随处可见:我在每一个动人的面容里/看见你;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/已令我颠倒半生;你远了的时候/我就残缺了一块/风起时/寒意从残缺处悲号而过……

诗歌之美,美在意境。《红马》之美,始于灵魂。意境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,是艺术形象中意与境、情与景、心与物交融融合的审美境界。《红马》以其独特的语言,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关于人生、自然和情感的生动画卷。季节是变化的,诗人的情绪也是变化的,时而“春光绚烂/如同诗词”,又时而将自己置于高天之下,以悲悯之心看待世间,如“缄默的严寒来临时/我要跟着悲悯的炉火”……红马已成为作者心中人间的美景和所热爱的种种事物的化身,通过红马这一意象,浓玛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了文字之中,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与自己内心世界对话的机会。

浓玛的诗歌感情细腻,有着女性诗人的独有味道。诗集别出心裁,分为12个月、365个篇章,像是一首长诗,又像是一条很长的路。诗人在这里走了很久很久。这是时间的感悟,亦是灵魂的歌唱。

“顺德经验”的书写

——读吴国霖、王茂浪《何以万亿》

杨华之

近日我认真拜读了吴国霖、王茂浪的最新报告文学集《何以万亿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,一个立体丰满的顺德形象呈现在眼前。这里生产过中国第一台10英寸座式鸿运扇,中国第一台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热水器,中国第一代双门双温冰箱,全球第一台消毒柜……这里更有美的、新宝、万家乐、格兰仕、万和、普福斯……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,原来都来自这里。

从这部作品中,我们能看到顺德发展的前世今生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,它从家电品牌重镇到中国家电之都,从中国家具第一镇到中国家具商贸之都,从全面小康示范县到世界美食之都,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之首到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,这些顺德现象、顺德模式、顺德经验,无不是由自成一体的顺德经验所支撑着的。

顺德制造是顺德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,《何以万亿》对此描述得尤其详细。有多少人知道,美的集团的开创者何享健,最初创办公司时只有一个20多人的生产小组,当初的贫困小镇,没有什么能吸引外来的眼光,他就是靠着一双腿走南闯北,把外界的技术带回来,如今的成就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。科达、万家乐等公司的发展之路,莫不是如此充盈着披荆斩棘的奋斗实干精神。

顺德的开放、包容、温情,从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得以显现。在《自己的家园自己管》和《春风十里柔情》章节中,行文不多,但我们读到的是议事协商的魅力,看到的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方式。顺德成长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就是:改革开放精神、政府开门决策、企业凝聚人才、民间创造活力。优势明显的产业,条件优越的区位,系列优惠的政策,不仅成就了千亿级的本土企业,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品牌的到来,这让顺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地。

这部《何以万亿》,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湾区奋斗影像簿,又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读本,更是一部强盛发展的经验指南。

阅读提示

文学刊物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相继走进直播间,获得上千万元的成交量,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,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。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“深巷的酒”,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,文学的读者还在,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,文学就有“破圈”的机会。热闹过后,一切又回到了“酿酒”日常,组稿、审稿、编辑……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。

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传递,是与人为善的存在,文学刊物通过有效的方式深入广大读者内心,终究是一件好事。”陈涛的态度与立场是鲜明的。

最近,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:几天前,有位朋友一边关心他们是否还接受新人作者的投稿,一边说“让网红带货,笑掉大牙”。

“这里面难道不是有个悖论吗?假如一个人期待‘作者不问世处’,那么他也应该接受‘读者不问世处’。凭什么直播间下单的读者就一定是不懂文学的呢?那这样的文学是谁需要的,又谈什么承载时代悲欢?”吴越的态度与立场同样是鲜明的。

“《收获》从创刊起就在努力保护、珍爱、接续文学传统,绝不是‘画地为牢’的传统,而是‘与时代同行’的传统。在书报亭消失、邮局订阅式微的情况下,如果通过直播能近距离地和读者交流,那就去直播间——这并不可耻,也并不可疑。”吴越说。

双向奔赴
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直播首秀,也是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首次“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”。筹划前后经历了9个月,毕竟“对合作双方而言,由于尚无先例,直播效果难以预测,这就要求前期的大部分决定更需要魄力和担当”。

陈涛进一步解释道,对传统文学期刊而

言,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。文学期刊长期形成的悠缓惯性,注定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快速多变的互联网节奏,在与直播平台的对接中,这是无法回避的天然矛盾。“譬如直播内容、刊物定价、备货数量、物流派送、如何加印等等看似细小的环节,都是很现实的难题。但这也是文学期刊在进入互联网领域后都要必然、必须面对的事情”。

订阅整年刊物的黄金期是2月之前,这对《收获》来说时间紧迫。吴越告诉记者,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,他们跑完了从对接到直播的全过程,最大的感觉是“事在人为”。

那么,促成这场“双向奔赴”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?

“传统文学刊物在与互联网拥抱时,或许动作有些笨拙,但我们并不缺乏互联网精神。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彼此工作的尊重。互联网精神与文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,阅读和上网都是一种信息的平权,都包含个体的差异性并且鼓励创新。我们相信,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到文学,有助于改变严肃文学或多或少被限定在某些认知樊篱里的现状。”吴越说。

主播董宇辉,无疑是两场直播取得不俗销售成绩的重要因素。“董宇辉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,他在文学讲述中出色的表达,以及引发的共情,无不体现出他高超的能力。他如同一个‘信使’,在传统文学期刊寻找读者、文学魅力的社会传播等方面意义重大。”陈涛认为,事实证明这场合作达到了共赢,

我看《太极魂》

阮文生

新近,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太极魂》。徽州大地的每次文化觉醒,是新旧的碰撞,也是古今的交融。花了8年写出的《太极魂》,为徽州人物、徽文化的整理挖掘带了好头,也提供了经验。

小说写的是南北朝时期徽州保护神程灵洗的故事,引起了我的一些感触。几年前,一个朋友请我写徽州古村筑墩,也就是程灵洗的出生地。我起初没有答应,我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,后来经不住软磨硬缠,我只好说试试看,但不能打保票。他不断发来程氏家族的信息,让我了解了徽州大姓程氏源远流长的家族史。随着阅读深入,我对程氏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一些姓氏丰茂了徽州,比如汪、方、吴、戴、胡,其族群里的代表人物是徽州的翘楚,他们不计个人得失,以民为本,组织大众在乱世保境安民。

《太极魂》和我了解的诸多史实,是合拍的,同时也弥补了我的一些知识盲点。比如,小说写出了太极功夫和齐云山的关系。大量的俗语俚语,让小说有着浓郁的徽州特色。程灵洗有胆识有担当,韩拱月、董细凤、萧衍等人物性格活灵活现。这是一部下了功夫的长篇大著。作者江声皖常年笔耕不止,又是土生土长的徽州人,没有这个背景,也是很难做成这件事的。

我去筑墩了。在这之前,我从未去过。一大堆石头震撼了我。它们又长又大,任何一块都让人绕不过去。我知道这是始建于明代1612年的“程朱阙里坊”和程颢程颐朱熹“三夫子祠”的零部件。倒塌的石头,让村子豁开了好大一截,暴露了村边陡起的山体、竹子和草叶。带着日月光华的老建筑似乎从筑墩根除了。我站在石头边上有些发愣。这些石头,堆积起来的是什么残破又沉重的答案?任何一块大石从空中砸下,不光地面会被砸出一个坑,时间也会被砸出累累伤痕。光滑圆润的编年史里,手指碰到1966年也会出血的。

所谓纪实文学,是将过去的事情集中回放。《陈书》《南史》里关于程灵洗的记载是简略的,要将一些事件、性格、场景,真实、准确、鲜活地回溯或释放出来,需要更多更深的了解,才能概括和提炼。后来我又去了一次筑墩。令人高兴的是“三夫子祠”等修复工程开始了,工人们在脚手架上传递木桶,豁口被补起。一砖一瓦比文字快,历经劫难的生命,带着方正和光芒正在魂魄故里。

深入现场的采访感受更深刻了。我按我的节奏写筑墩。稿成后,给了老朋友文汇报“笔会”。在微信公众号上,编者选了文中的一句话作标题:如果不是出了程灵洗,筑墩的巷路和名声,恐怕早在山地和原野里消失了。徽州很多领域值得关注和研究。我由衷地高兴《太极魂》和我有过共同话题,我小打小闹了一番,《太极魂》则应该是电闪雷鸣了。



“书海隧道”

近日,河南郑州,一家高颜值书店打造了一条“书海隧道”,这条圆形的通道由满满的书架组成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高谈阔论

读名著,学谚语

李建业

我对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情有独钟,隔两三年就会重读一次,每次都有一个集中研究的专题。今年春节期间的研读专题,就是梳理了一下“三水西红”中的谚语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回讲,刘姥姥的女婿叫狗儿,本姓王,祖上做小官时,与王夫人的父亲“连了宗”。狗儿一家小日子过得清汤寡水,不免烦恼,喝几杯酒便骂起媳妇。刘姥姥看不过,便说,姑爷,咱庄户人老老诚诚,“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”;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”,你得想法子挣钱;再说你家老辈不是跟金陵王家“连过宗”吗,人家“拔一根寒毛比咱的腰还粗呢”,去走走动。谁知狗儿却说,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。刘姥姥次日便“含着老脸”,带着外孙板儿,去“一进荣国府”了。

俗话说得好:“一句谚语千重意。”每一条谚语,只有摆进特定的语境中,才能活灵活现地呈现出它的精妙、生动与深意。这也正是重新读名著、潜心学谚语的意义所在。

我有一个特别的机缘,与谚语有过数十年的亲密接触。一是20多年前为写作《母亲词典》,先后搜集整理了数万条谚语,一条一条解读过的也有上千条吧;二是2022年初接到一项工作任务——为自己供职的报纸副刊撰写“二十四节气系列文章”,对农谚和俗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和理解。千百年来,谚语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,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许多谚语不仅具有实用性,同时具有审美性;不仅具有通俗性,同时具有深刻性;不仅具有经典性,同时具有现代性;不仅具有文化意义,同时也具有教化功能;不仅具有传承意义,同时还具有记忆功能。

然而,谚语恰恰又被长期集体无意识地所忽略、轻视,所以它的价值、功能和作用,一直被严重低估。也许多数学界的学者们觉得它太“俗”,不屑于研究;而老百姓虽然“谚不离口”,却又缺乏深入研究的意识和能力。诚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所谓“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鲜矣”。

在四大名著中,我读《西游记》的时间比较早,次数却是最少的。当年初读时也就十来

岁吧,而且仅读过一次,眨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,书中人物和故事多已模糊。近期开始重新阅读,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:几十年来嘴里一直念叨的“得留长智”“望山走倒马”“愁海龙王没宝哩”“好处安身,苦处用钱”“避色如避仇,避风如避箭”“若要有前程,莫作没前程”等诸多谚语,竟然来源于《西游记》!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,其他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,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居然是那些“不起眼”的俗语!而且,更惊异的是,谚语的表现功能、教化功能和审美作用,在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显著;它们融会在引人入胜的故事里,闪现在鲜活生动的情境中。

杜甫有句:“传语风光共流转。”正是作为“小说家言”的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文学名著,数百年来在我国基层社会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,因而对谚语的“传语”与“流转”、传承与传播,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翻阅名著,现在我不时还会跳出几条“恰当时”又“恰如其分”的俗语,如吉光片羽、精益求精、赏心悦目、华彩而惊艳。俗话说“俗话说得好”,谚语是真好。